

真情驿站

henqingyizhan

## 母亲的味道

□高贵华

我总是认为,人间的味道无非有两种,一种是食物在口腔里咀嚼舌尖上的体验,另一种是对过往生活沉淀后的感悟。可有时候,我常常一边品尝着食物,一边又不自觉地联想到食物背后的故事。在潜意识里,两种味道相互叠加融合,吃出了别样的感受。母亲的西瓜酱便是一例。

立秋后,母亲的西瓜酱在房廊的角落里,悄悄地酝酿好了味道。随着母亲将最后一层油纸揭开,一种饱满而熟悉的气味扑鼻而来。腌制好的西瓜酱,有黄豆的酱香,也有西瓜的清爽,更有青椒粒陈

化后的浓烈。

西瓜在老坛里,经过一个多月的浸滋慢润,依然保留着绿色的皮和红色的瓤。花椒粒还是那么青翠如新,点缀在黄豆酱里,显得秀色可餐。一坛西瓜酱,色味俱佳,形神兼备。怪不得母亲每年夏天总不忘腌上一些,像个小学生必须完成课后作业一样认真。

以前,我在村里上小学时,放学后总喜欢拿起一个馒头,从中间掰开,再从坛里舀出一勺西瓜酱夹在馒头里。我一边吃着,一边去大街上找小朋友玩,完全顾不得酱汁从指缝里流出。馒头夹酱吃

了童年的快乐,也刻在我成长的生命中,成了儿时的味道。除了吃西瓜酱,我还吃酱里的西瓜子。这些瓜子经过各种佐料的浸泡和时间的积累,虽然个头较小,但味道咸香,与众不同。

与往年一样,母亲在夏季西瓜成熟的季节,惯例腌了一坛。与往年不同的是,母亲已年逾古稀,头发花白,行动迟缓。她在慢慢腾腾的劳动中,重复着一辈子定格的动作。我心疼母亲,告诉她今年不要再忙活了。现在一年四季,瓜香果脆,鲜蔬不断。至于西瓜酱,我都吃半辈子了,早就记

住了母亲的味道。

母亲微微一笑说道,以前做西瓜酱,是日子艰苦,吃饭时不至发愁;现在做西瓜酱是我老有所为,也顺便调理一下咱家饭菜的花色。再说,一辈子都这样,我也闲不下来,不做西瓜酱的生活,就像做饭时少放了一味大料。

母亲的话,我竟无言以对。看来,做西瓜酱像基因一样,已刻在母来的生命里。对我而言,如果秋后的餐桌上,见不到一碟半盏熟悉的西瓜酱,同样会觉得生活里缺点什么。

因为我和孩子都爱吃这

道家传的美味,母亲自然满心欢喜。做饭时,她还总是千方百计地搭配鸡蛋、虾皮等,变戏法地调制出不同味道,让全家人吃出惊喜和创新。每次见到母亲又端出了西瓜酱,我总表现出快要饿死的急迫,大口大口就着馒头吃饭。母亲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,既有些担心又幸福地微笑。

有的人走了一辈子,也走不出乡音的包围。而我这辈子,也恐怕难以走出母亲的味道了。母亲的西瓜酱犹如我人生的陈酿,沉淀在血管里,年复一年,历久弥香。

四季恋歌  
jìlǎngē

## 秋天的杨树

□张玉增

秋天,杨树脱去艳丽的绿装,默默地站在路边屹立山岗。它完成了一年一度扮靓大自然的使命,从不抱怨,更不自我炫耀,自我夸奖。自知昨天已成过去,因而不留恋昔日的辉煌。但梦里仍时而想起有趣的往事,时而又现夏日曾给人类带去的惬意和清凉。

那是四季轮回的无奈,不得不失去华丽的衣裳。风霜使大地失去葱茏的色彩,落叶在瑟瑟秋风

中闪耀着金色的光芒。虽然斑斑驳驳没有了春夏的英姿,但片片却记载着岁月的沧桑。它义无反顾地化作泥土,母体从而得以滋养。

枯瘦的枝干显得容貌丑陋,怎比那往昔遮天蔽日的盛装。行人不再树下驻足,偶尔一对恋人夜幕下依偎在树旁。鸟儿不见了绿荫,毫不迟疑地展翅飞向他乡。不忍看那瘦骨嶙峋的躯体,疑似它已

死亡。不,它没有死,它在聚集储存着来年萌发枝叶的力量。

它不艳羡松柏的青翠,不艳羡秋菊的花香。它静静地仰望着天空,忍耐着寂寞和凄惘。笑迎凄风苦雨,始终坚挺着笔直的脊梁。只等春风的再次吹拂,再听那隆隆春雷的炸响。甘霖洗去秋冬的尘埃,悄然再现一片绿浪。

年年岁岁今又是,不变的是美好的期待和向往。

秋天的杨树给人启迪让人遐想,人生的兴衰荣辱似乎与秋天的杨树一样。看惯了眼前的花开花落,欣赏着人间的美好风光。坚守着自己的一片疆土,为使命、责任勇敢担当。任凭日月匆匆无情追逐,你我在季节更替中不断成长。

人间物语  
renjianwuyu

## 种蒜:秋天的乡情画卷

□安宇影

每年中秋过后,花生都被收回家里,堆起高高的小山。玉米也掰完了,屋檐下,平房顶上,摆起长长的玉米阵,院子里变得热闹而富足。

而此时的地里,却是一片萧索。前几天还很热闹的花生地、玉米地,此时连秆都被收拾得干干净净。空旷的地里,只剩下零零星星的红薯地,间或还有几片萝卜、白菜、辣椒,但是太过稀少,显得势单力薄,不成规模。

这大片大片空出来的地,还没来得及喘息,就被撒上粪,铁犁一翻,又充满能量和希望。

在我的家乡,人们和土地一样,秋收后还没来得及休息,就开始了另一场战斗——种蒜。这里是大蒜之乡,大蒜

是重要的经济作物,所以每年种蒜,对每家每户来说都是一件大事。准备外出打工的劳力都会等蒜种完再出去。种完蒜,种完小麦,这一年的秋收和秋播才算正式结束。

种蒜是一项慢活,需要弄个盆,装满蒜瓣,蹲在地里,一瓣一瓣地扎到垄沟上。蒜瓣不能太稀,也不能太稠,太稀了产量低,太稠了长不大。所以不能急,只能一瓣一瓣地扎,缓缓地往前移动。九月的天气总是那么晴空万里,太阳在头顶明晃晃地闪着,辽阔无碍的大地上,星星点点的都是种蒜的人。

起初,临近几块地里的人们还会互相打个招呼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天。地头嬉闹的孩子,偶尔哇哇哭起来,年

轻的妈妈或年迈的奶奶就得跑去哄孩子。哄了一阵,不哭了,可能睡着了,就在地头树荫下,铺上爸爸或爷爷的外套,把孩子放上睡了。

多数时候,人们都是沉默无言的,只顾低头扎蒜,顾不上说话。一抬头可能就忘了扎到哪了,而且头顶的太阳那么大,晒得人实在没闲情拉呱了。

一晌下来,有时候还种不了半垄,一块地得种好几天。每个人的速度也不一样,种得快的先完成自己的一垄,就一声不吭地拐到另一垄,帮助落后的人。两个人抬起头互相望一眼,也不说话,又低下头接着扎蒜。不一会,再一抬头,竟然这么快就接住了,就像聚拢的大坝一样



顺利完工。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浪漫呢?

年幼的孩子也来帮忙,手脚麻利的小姑娘忙活起来竟然比大人还快,小小的身影在明晃晃的阳光下,稚嫩的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,也不舍得休息一下。

广阔的天地,温润的土壤,离我们是那么近,就好似陷入了她温暖的怀抱。就这样默默地慢慢往前,不急不躁,如同在大地上写下一行行

诗句。这里的诗篇,是最自由、最随性的,所有的诗句写出来只有一句话:我们是大地孩子,一辈子都走不出大地母亲的怀抱。

这个熟悉的场景,浸透了乡亲们的汗水,也包含着浓浓的乡情,它就像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,永存于我记忆的海中。在多年后的今天,每当这个季节来临,我就会想起那幅熟悉的画卷,心中不禁充满无尽的温暖和怀念。